



随笔

菩提手串

张时卫

情感

怎一个“熬”字了得

袁牧

梅雨季，雨不停地下着。终于看见窗外透出一层阳光穿过重重云雾洒在大地上。我把玩着手腕上的菩提手串，心中充满了感激。这不是普通的手串，是闺蜜用爱心和关怀为我们筑起的一道温暖而美好的港湾。这里每颗孔洞都带着细微的血丝，像被月光吻过的痕迹，那被划伤的珠子，带着浅淡的血色纹路，成了最独特的存在。

一天好友海玲视频与我说：“她要亲手为我们挑选菩提果为我们制作菩提手串。”于是她买来各种加工设备，如：小电钻、摆放塑料盒、手串绳等，开始了她的“手工工程”。她专注地挑选着每一颗菩提子，眼神里充满了虔诚和认真。她把那些有瑕疵的菩提子轻轻放在一边，只留下最完美的菩提子。制作过程中一个不小心电钻钻到了左手食指，殷红的血印浸到了菩提子上，那一刻，我心痛不已。这里每一颗菩提子都代表着她对我们的一片真情，一份祝福，她把最美好的祝愿献给了我们。那一颗颗被指尖印红的菩提子紧密相连，仿佛把我们之间的情谊转换成涓涓热流，又像是一条纽带，将我们的友情紧紧地系在一起……当她把这带着爱心的手串递到我手中时说：“这是我满满的心意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听说菩提能带来好运和安宁，我想让它陪着你，给你力量。”我接手串，看着那被鲜血晕染过的菩提子，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。这哪里是一串普通的手串，分明是闺蜜用爱和疼痛编织而成的牢不可破的情谊，它感动着我的同时也见证着我们这份深情厚谊。

这串菩提手串我已爱不释手每天盘玩，那一颗颗被丝线串起的菩提子好像活泛起来，如同把快乐掀起。把玩几天发现手串开始有了变化，增添了油脂光泽，有了些许如同翡翠般清冽的玻璃光，这真是件宝物！这就是传说中的被包浆了么？我更是欢喜，珠串在指间盘旋，时光

仿佛随之流转，串起了往昔在一起的快乐时光。经过每天的把玩包浆上色，浸染了一点酒红皮感，又有了难言的惊喜。那滑腻的、浑圆的、多彩的、清凉的、流光溢彩的珠儿们，尽管不那么完美，但贵在天然，更贵在独一无二，我尽情地享受着这种美好的陪伴与友情的幸福。

佛教传入中国，菩提树在中国也有深远的影响。唐朝初年，僧人神秀与其师兄慧能对话，写下诗句：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”慧能看后回写了一首：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”这对师兄弟以物表意，借物论道的对话流传甚广，也使菩提树声名大振。信奉佛教的人们相信菩提树凝聚着各种真、善、美、德，它有神的能力使人实现愿望和解脱罪责，放下一切私欲杂念，一心向善，保佑平安、保佑健康，这样做会使居住在树上的神灵们高兴，恩赐愿望得到结果。

真正盘玩手串的是时间，我和手串的相逢缘于友情，我本不是个喜欢披金挂银之人，但这手串却不由得绕在手腕摩挲在掌中，时日长了，便懂得了手串的盘玩是有讲究的，最佳的把玩方式是三分盘七分刷，切忌只盘不刷。把玩有助于上色；勤刷不仅可以上浆，还可以清理串齿内的脏东西。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。我们都在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，经营人生，让自己熠熠生辉。光鲜亮丽的人生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一个人名利双收，就是你拥有多少财富，就是你的社会地位。成功时光宗耀祖，失落时众人皆弃。所以，当你成功时不能只看到自己的成就，还应勤于警醒自己，不被名利蒙蔽了良心，不让邪恶遮蔽了正义。这样的人生才能像手串一样既色泽鲜艳，又饱满而干净。感悟出：光而不耀，越是身上有光的人，越是懂得隐藏自己，不去刺伤别人。懂得隐藏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，谦虚、低调才是人生的长久之计。

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敲打着玻璃，也敲在我的心上。我静静地坐在窗前，手中摩挲着这串菩提手串，每一颗珠子都仿佛藏着一个温暖的故事，每一次触碰，都能感受到闺蜜指尖的余温。那些细密的纹路里，藏着比星月更明亮的星光，是岁月里最珍贵的情谊。

我在巴黎乘地铁

李云斌

最近几年，合肥陆续开通几条地铁线路，人们出行方法多了一种选择。在合肥没有开通地铁之前，去有地铁的城市，我总怀着好奇心情想去尝尝鲜。自从合肥也开通地铁，乘地铁出行已是家常便饭，再没有新鲜感。

去年七月下旬去巴黎，正赶上奥运会即将开幕，全市区实行严格的交通管控，许多地方都不准汽车通行，因为是自由行，出行唯有选择乘坐地铁。巴黎第一条地铁线开通于一百多年前，是世界上开通地铁较早的城市，见证两次世界大战，有厚重的历史。

一百多年前的建设条件、建筑材料、建设技术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。如今的巴黎地铁站形同满脸皱纹的老太太，饱经沧桑。穹顶粉刷层斑驳不堪，墙壁和地面常见污渍痕迹。市政没有为即将召开的盛会做特别的修缮，就以本来面目暴露在世人的面前，不讲究形式。过道里还有衣衫褴褛的乞丐向匆匆来往的乘客摇晃着手中纸杯。也有艺人在过道旁专注拉琴，身边放个装零钱的破瓷盆。轨道完全裸露，和乘客间零距离接触，列车进站门打开，乘客即可直接跨入车厢。

与巴黎地铁相比较，合肥地铁站像鲜衣怒马的少年郎，意气风发，处处展现现代化气息。穹顶和墙壁全部进行吊顶装饰，地面鲜亮光洁。轨道和乘客之间全封闭隔离，列车进站平稳，隔离门自动打开，列车门再闪开，乘客才能进入车厢。巴黎地铁站大多数没有电梯，乘客全凭徒步上下。合肥地铁站乘客可乘自动扶梯上下，方便、快捷，尤其是携带行李的乘客无需费力拖拽，省心，省力。

巴黎地铁站无需过安检，见不到工作人员，有问题找不到人询问。合肥地铁进站首先要进行安检，同登飞机一样严格。广播里不断传出中英两种语言提醒乘客“有问题可请工作人员帮助”。巴黎的客流量肯定比合肥多，又由于实行交通管控，乘客显得拥挤，但有序。

一百多年前，巴黎已是闻名于世的浪漫国际大都市，合肥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。如今，合肥以惊人的发展速度亮相于世界舞台，逐渐缩小和国际大都市间的距离，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它们。我们不需妄自菲薄，更不能夜郎自大，笃信发展才是硬道理。

我十岁那年，父亲便离世了，只留下母亲和我们五个尚未成年的孩子。母亲那时才四十出头，头发却已花白，家庭的千斤重担，沉甸甸地压在她一人肩上。

家里没了顶梁柱，母亲以单薄的身躯，为我们姐弟五人撑起了一方破碎的天空。那些日子，贫穷如影随形，像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，将我们紧紧束缚。破旧的土坯房，每逢雨天便四处漏雨，母亲会赶忙找来家中所有能盛水的盆盆罐罐，在滴答滴答的漏水声中，暗自垂泪。

为了填饱我们的肚子，母亲每日天不亮就下地干活，烈日高悬，汗水湿透她的衣衫，她却从不喊一声苦。傍晚，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中，还要马不停蹄地烧锅做饭，照料我们的饮食起居。寂静的深夜，昏黄的灯光下，母亲为我们缝补破旧的衣衫，那密密麻麻的针脚，缝进的是生活的艰辛，更是母亲对我们无尽的爱。

记得有一年寒冬，家里断了炊，母亲顾不得颜面外出借米，我们蜷缩在床上，北风穿过裂开的墙缝吹进来，如刀子般刺骨，冻得我们牙齿直打颤。大姐把最小的弟弟搂在怀里，用体温为他驱寒。我那时满心期盼，这寒冷怎么还不早点过去啊。

在母亲的庇护下，我们在饥寒交迫中相互依偎，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寒冬。日子虽苦，可一家人紧紧抱成团，心中便总有一丝温暖的希望在闪烁。后来我考上师范，竟也熬出了转机。毕业后当了几年老师，后来改行进了机关做秘书。本以为走出了生活的泥沼，却没想到，新的“煎熬”才刚刚拉开帷幕。办公室的工作看似体面，实则充满了挑战。每天与堆积如山的文件、密密麻麻的文字为伴，从初出茅庐的小秘书做起，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。

那时写材料全凭手写，一字错了，整页就得重来。我常常通宵达旦，手指被钢笔磨出了厚厚的茧，那些熬夜写材料的日子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熬心血。身体的疲惫、精神的压力，让我在无数个瞬间都想放弃。有一回，为赶一份会议材料，我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，写完最后一个字时，眼前一黑，差点昏厥过去。

有同事知晓后，关切地问我：“身体要紧，何必这么拼命？”我笑笑，没有作答。我知道，这世上许多事，除了熬，别无他法。

从秘书熬到办公室主任，写的材料堆起来，怕是一人多高。偶尔翻看从前写的东西，不禁哑然失笑——那般稚嫩的文字，竟也敢呈上去。经过多年的文字苦旅，我熬过了迷茫，熬过了挫折，应了那句“多年的媳妇熬成婆”，终于能够写出几篇令自己满意的文章。

然而，生活的磨砺远不止于此。在工作中和生活中，我也遭遇过不少居心叵测的人。他们或是为了一己私利，或是出于无端的嫉妒，想方设法排挤我，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，试图破坏我的声誉。面对这些恶意，我曾愤怒、委屈，却又深感无力。后来我渐渐明白，对付这种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熬。我不与他们争，也不讨好他们，只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和强大。

时间是最公平的“熬药人”。它熬白了我的头发，熬皱了我的皮肤，也熬淡了许多曾经的痛苦与不甘。现在照镜子，里面那个略显发福的中年男人，与记忆中母亲的形象渐渐重合。我才惊觉，母亲当年也不过是我现在的年纪，却已历经了那么多苦难。母亲过世十年了。记得临终前，她用瘦得只剩皮包骨的手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们都长大了，我总算熬出头了。”我心如刀绞，不禁想起小时候，她也是这样握着我的手，跨过一个又一个沟沟坎坎。

如今，母亲教导我的话时常萦绕耳边：“不管遇到多大的难，咬咬牙，就熬过去了！”人生在世，无非是一个“熬”字。熬过贫穷，熬过屈辱，熬过病痛，最后熬到白发苍苍。在这漫长的煎熬中，竟也熬出了一份旁人无法体会的甘甜。就像母亲当年熬的那锅粥，水多米少，却养活了五个孩子。